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十九回 伯邑考進貢贖罪

太姬曰：「汝父被羈羑里，西岐內外事付托何人？」 考曰：「內事托與兄弟姬發，外事托付散宜生，軍務托付南宮适；孩兒要親往朝歌面君，以進貢為名，請贖父罪。」

母親見伯邑考堅執要去，只得依允，分付曰：「孩兒此去，須要小心！」

邑考辭去，竟到殿前與弟姬發言曰：「兄弟好生與眾兄弟和美，不可改西岐規矩，我此去朝歌，多則三月，少則二月，即便回程。」邑考分付畢，收拾寶物進貢，擇日起行。

姬發同文武官九十八弟，在十里長亭餞別。邑考與眾人飲酒作辭，一路前行，揚鞭縱馬，過了些紅杏芳林，行無限柳陰古道。伯邑考與從人一日行至汜水關，關上軍兵見兩杆進貢旛幢，上書西伯侯旗號。

軍官來報主帥，守關總兵韓榮命開關。邑考進關，一路無辭。行過五關，來到澠池縣，渡黃河至孟津，進了朝歌城，皇華館驛安下。

次日，問驛丞：「丞相府住在那裏？」

驛丞答曰：「在太平街。」次日，邑考來至午門，並不見一員官走動，又不敢擅入午門。已往返五日，邑考素縞抱本立於午門外。

少時，只見一位大臣騎馬而至，乃亞相比干也。伯邑考向前跪下。

比干問曰：「階下跪者何人？」

邑考答曰：「吾乃犯臣姬昌子伯邑考。」

比干聞言，滾鞍下馬，以手相扶，口稱：「賢公子請起！」二人立在午門外。

比干問曰：「公子為何事至此？」

邑考答曰：「父親得罪於天子，蒙丞相保護，得全性命，此恩天高地厚；愚父子兄弟銘刻難忘！只因七載光陰，父親久羈羑里，人子何以得安。邑考與散宜生議，將祖遺鎮國異寶，進納王廷，代父贖罪。萬望丞相開天地仁慈之心，憐姬昌久羈羑里之苦，倘蒙賜骸骨，得歸故土，真恩如太山，德如淵海。西岐萬姓，無不感念丞相之大恩也。」

比干答曰：「公子納貢，乃是何寶？」

伯邑考曰：「自是始祖父宣所遺七香車，醒酒麩，白面猿猴，美女十名，代父贖罪。」

比干曰：「七香車有何貴乎？」

邑考答曰：「七香車乃軒轅皇帝破蚩尤於北海，遺下此車，若人坐上面，不用推引，欲東則東，欲西則西，此世傳之寶也。醒酒麩；倘人醉醺醺，臥此麩上，不消時刻即醒。白面猿猴；雖是畜類，善知三千小曲，八百大曲，能謳筵前之歌，善為掌上之舞，真如嚶嚶鶯篋，翩翩弱柳。」

比干聽罷：「此寶雖妙，今天子失德，又以游戲之物進貢，正是助桀為虐，焚惑聖聰，反加朝廷之亂。無奈公子為父羈囚，行其仁孝，一點真心，此本我替公子轉達天聽，不負公子來意耳。」比干往摘星樓候旨。

奉御官啟奏：「亞相比干見駕。」

紂王曰：「宣比干上樓。」比干上樓朝見。紂王曰：「朕無旨宣召，卿有何表章？」

比干奏曰：「臣啟奏陛下！西伯侯姬昌子伯邑考，考納貢代父贖罪。」

王曰：「伯邑考納進何物？」比干將進貢本呈上。

帝覽畢，向比干曰：「七香車，醒酒麩，白面猿猴，美女十名代西伯侯贖罪。」

紂王命宣邑考上樓。那邑考膝膝而行，俯伏奏曰：「犯臣子伯邑考朝見。」

紂王曰：「姬昌罪大忤君，今子納貢為父贖罪，亦可為孝矣。」

伯邑考奏曰：「犯臣姬昌罪忤君，赦宥免死，暫居羑里。臣等舉室感陛下天高海闊之洪恩，仰地厚山高之大德。今臣等不揣愚陋，昧死上陳，請代父罪。倘荷仁慈，賜以再生，得赦歸國，使臣母子等骨肉重完；臣等萬載瞻仰陛下好生之德出於意外也。」

紂王見邑考悲慘，為父陳冤，極其懇至。知是忠臣孝子之言，不勝感動，乃賜邑考平身。邑考謝恩，立於欄杆之外。

姐已在內簾見邑考丰姿都雅，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白，言語溫柔。姐已傳旨：「捲去珠簾。」左右宮人將珠高捲，搭上金鉤。

紂王見姐已出來，口稱：「御妻，今有西伯侯之子伯邑考納貢代父贖罪，情實可矜。」

姐已奏曰：「妾聞西岐伯邑考善能鼓琴，真世上無雙，人間絕少。」

紂王曰：「御妻何以知之？」

姐已曰：「妾雖女流，幼在深閨聞父母傳說，邑考博通音律，鼓琴更精，深知大雅遺音，妾所以得知。陛下可著邑考撫彈一曲，便知深淺。」

紂王乃酒色之徒，久被妖氛所惑，一聽其言，便命伯邑考叩見姐已。

邑考朝拜畢。姐已曰：「伯邑考，聞你善能撫琴，你今試撫一曲何如？」

邑考奏曰：「娘娘在上，臣聞父母有疾，為人子者，不敢舒衣安食。今犯臣父七載羈囚，苦楚萬狀，臣何忍蔑視其父，自為喜悅而鼓琴哉！況臣心碎如麻，安能宮商節奏，有辱聖聰。」

紂王曰：「邑考，你當此景，撫操一曲，如果希奇，赦你父子歸國。」

邑考聽見此言，大喜謝恩。紂王傳旨，取琴一張。邑考盤膝坐在地上，將琴放在膝上，十指尖尖，撥動琴弦，撫弄一曲，名曰「風入松」。

邑考彈至曲終，只見音韻幽揚，真如戛玉鳴珠，萬壑松濤，清婉欲絕。令人塵襟頓爽，恍如身在瑤池鳳闕。而笙簧簫管，檀板謳歌，覺俗氣逼人耳。

紂王聽罷，心中大悅，對姐已曰：「真不負御妻所聞。邑考此曲可稱盡善盡美。」

姐已奏曰：「伯邑考之琴，天下共聞，今親觀其人，所聞未盡所見。」

紂王大喜，傳旨摘星樓排宴。姐已偷睛看邑考，面如滿月，丰姿俊雅，一表非俗，其風嫵媚情動人。姐已又看紂王容貌，大是暗昧，不甚動人！紂王雖是帝王之相，怎經色慾相虧，形容枯槁。自古佳人愛少年，何況姐已乃一妖魅乎。

姐已暗想：且將邑考留在此處，假說傳琴，乘機挑逗，庶幾成就鸞鳳，共效於飛之樂。況他少年，其為補益更多，而拘拘於此老哉。

姐已設計欲留邑考，隨即奏曰：「陛下當赦西伯父子歸國，固是陛下浩蕩之恩，但邑考琴為天下絕調，今赦之歸國，朝歌竟然絕響，深為可惜。」

紂王曰：「如之奈何？」

姐已奏曰：「妾有一法，可全二事。」

紂王曰：「卿有何妙策可以兩全？」

姐已曰：「陛下可留邑考在此傳妾之琴，俟妾學精熟，早晚侍陛下左右，以助皇上清暇之樂。一則西伯感陛下赦宥之恩；二則朝歌不致絕瑤琴之樂，庶幾可以兩全。」

紂王聞言，以手拍姐已之背曰：「賢哉愛卿！真是聰慧賢明，深得一舉兩全之道。」隨傳旨：「留邑考在此樓傳琴。」

姐已不覺暗喜：「我如今且將紂王灌醉了，扶去濃睡，我自好與彼行事，何愁此事不成。」忙傳旨排宴。

紂王以為姐已好意，豈知內藏傷風敗俗之情，大壞綱常禮義之防。

姐已手捧金盃，對紂王曰：「陛下進此壽酒！」紂王以為美愛，只顧歡餘，不覺一時酩酊。姐已命左右侍御宮人，扶皇上龍榻安寢，方著邑考傳琴。兩邊宮人取琴二張，上一張是姐已，下一張是伯邑考傳琴。

邑考奏曰：「犯臣子啟娘娘；此琴有內外五形，六律五音。吟、操、勾、剔。左手龍睛，右手鳳目，按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又有八法，乃抹、挑、勾、剔、撇、托、摘、打。有六忌，七不彈。」

姐已問曰：「何為六忌？」

邑考曰：「聞哀，慟泣，專心事，忿怒情懷，戒慾、驚。」

姐已又問：「何為七不彈？」

邑考曰：「疾風驟雨，大悲大哀，衣冠不正，酒醉性狂，無香近褻，不知音近俗，不潔近穢。遇此皆不彈。此琴乃太古遺音，樂而近雅，與諸樂大不相同，其中有八十一大調，五十一小調，三十六等音。」

邑考言畢，將琴撥動，其音嘹亮，妙不可言。姐已原非為傳琴之故，實為貪邑考之姿容；挑逗邑考，欲效於飛，縱淫敗度，何嘗留心於琴。只是左右勾引，故將臉上桃花現嬌豔天姿，風流國色。轉秋波，送嬌滴滴情懷；啟朱唇，吐軟溫溫情語。無非欲動邑考，以惑亂其心。

邑考乃聖人之子，因為父受羈囚之厄，欲行孝道。故不辭跋涉之勞，往朝歌進貢，代贖父罪，指望父子同還故都，那有此意。雖是傳琴，心如鐵石，意若鋼堅，眼不旁觀，一心只顧傳琴。

姐已兩番三次勾邑考不動。姐已曰：「此琴一時難明。」分付左右：「且排上宴來。」兩邊隨辦上宴來。姐已命席傍設坐，令邑考侍宴。

邑考魂不附體，跪而奏曰：「邑考乃犯臣之子，荷蒙娘娘不殺之恩，賜以再生之路，感聖德真如山海。娘娘乃萬乘之尊，人間國母，邑考怎敢側坐。臣當萬死！」邑考俯伏，不敢抬頭。

姐已曰：「邑考之言差矣！若論臣子，果然坐不得；若論傳琴，乃是師徒之道，坐亦何妨。」

邑考聞姐已之言，暗暗切齒：「這賤人把我當做不忠、不考、不德、不仁、非禮、非義、不智、不良之類。想吾始祖亶父在堯為臣，官居司農之職，相傳數十世，累代忠良。今日邑考為父朝商，誤入陷穽。豈知姐已以邪淫壞主上之綱常，有傷於風化，深辱天子，其惡不小。我邑考寧受萬刃之誅，豈可壞姬門之節也。死九泉之下，何顏相見始祖哉！」

姐已見邑考俯伏不言，又見邑考不動心情，並無一計可施。姐已邪念不絕：「我到有愛戀之心，他全無顧盼之意。也罷，我再將一法引逗他，不怕此人心不動耳！」

姐已只得命宮人將酒收了，令邑考平身，曰：「卿既堅執不飲，可還依舊用心傳琴。」

邑考領旨，依舊撫琴，照前勾撥多時。

姐已猛曰：「我居於上，你在於下，所隔疏遠，按絃多有錯亂，甚是不便，焉能一時得熟。我有一法，可以兩便又相近，可以按納，有何不可。」

邑考曰：「久撫自精，娘娘不必性急。」

姐已曰：「不是這等說。今夜不熟，明日主上問我，我將何言相對？深為不便。可將你移於上坐，我坐你懷內，你拿著我雙手撥此絃，不用一刻即熟，何勞多延日月哉。」

伯邑考嚇得魂遊萬里，魄走三千，自思：「此是大數已定，料難脫此羅網，畢竟做個青白之鬼，不負父親教子之方，只得把忠言直諫，就死甘心。」

邑考正色奏曰：「娘娘之言，使臣萬載竟為狗彘之人！史官載在典章，以娘娘為何如后！娘娘乃萬姓之國母，受天下諸侯之貢賀，享椒房至尊之實，掌六宮金闕之權；今為傳琴一事，褻尊一至於此，深屬兒戲，成何體統！」

姐已羞得徹耳通紅，無言可對，隨傳旨命伯邑考暫退。邑考下樓，回館驛。

姐已深恨：「這等匹夫，輕人如此！我本將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滿溝渠？反被他羞辱一場。管教你粉身碎骨，方消吾恨！」姐已只得陪紂王安寢。

次日天明，紂王問姐已：「夜來伯邑考傳琴，可曾精熟？」

姐已枕邊挑剔，乘機奏曰：「妾身啟陛下；夜來伯邑考無心傳琴，反起不良之念，將言調戲；甚無人臣禮。妾身不得不奏。」

紂王聞言大怒曰：「這匹夫焉敢如此！」隨即起來，整飭用膳，傳旨：「宣伯邑考。」

邑考在館驛，聞命即至摘星樓下候旨。王命：「宣上樓來。」

邑考上樓，叩拜在地，王曰：「昨日傳琴，為何不盡心傳琴，反遷延時刻，這有何說？」

邑考奏曰：「學琴之事，要在心堅意誠，方能精熟。」

姐已在傍言曰：「琴中之法無他，若仔細分明，講的斟酌，豈有不精熟之理。只你傳習不明，講論糊塗，如何得臻其音律之妙。」

紂王聽姐已之言，夜來之事，不好明言，隨命邑考：「再撫一曲與朕親聽，看是如何。」

邑考受命，膝地而坐，撫弄瑤琴，自思：「不若於琴中寓以諷諫之意。」

姐已見紂王無有加罪之心，以言挑之曰：「伯邑考前進白面猿猴，善能歌唱。陛下可曾聽其歌唱否？」

紂王曰：「夜來聽琴有誤，未曾演習；今日命邑考進上樓來，以試一曲，何如？」

邑考領旨到館驛，將猿猴進上摘星樓，開了紅籠，放出猿猴。邑考將檀板遞與白猿，白猿輕敲檀板，婉轉歌喉，音若笙簧，滿樓嘹亮。高一聲如鳳鳴之音，低一聲似鸞啼之美，愁人聽而舒眉，歡人聽而撫掌，泣人聽而止淚，明人聽而如痴。

紂王聽之，顛倒情懷。姐已聽之，芳心如醉。宮人聽之，為世上之罕有。那猿猴只唱得神仙著意，嫦娥側耳，就把姐已唱得神蕩意迷，情飛心逸，如醉如痴，不能檢束自己形體，將原形都唱出來了。

這白猿乃千年得道之猿，修的十二重樓橫骨俱無，故此善能歌唱；又修成火眼金睛，善看人間妖魅。姐已原形現出，白猿看見上面有個狐狸，不知狐狸乃姐已本相。白猿雖是得道之物，終是個畜類。

此猿將檀板擲於地下，隔九龍侍席上，一攬劈面來抓姐已。往後一閃，早被紂王一拳將白猿打跌在地，死於地下。

姐已曰：「伯邑考明請猿猴，暗為行刺，若非陛下之恩相救，妾命休矣。」

紂王大怒，喝左右：「將伯邑考拿下，送入薑盆！」兩邊侍御官將邑考拿下。

邑考厲聲大叫「冤枉」不絕。紂王聽邑考口稱冤枉，命且放回。

紂王問曰：「你這匹夫！白猿行刺，眾目所視，為何強辯，口稱冤枉何也？」

邑考泣奏曰：「猿猴乃山之畜，雖修人語，野性未退；況猴子性喜果品，不用煙火之物，今見陛下九龍侍席之上，百般果品，心中急欲取果物，便棄檀板而攬酒席；且猿猴手無寸刃，焉能行刺？臣伯邑考世受陛下洪恩，焉敢造次。願陛下究察其情，臣

雖寸磔，死亦瞑目矣。」

紂王聽邑考之言，暗思多時，轉怒為喜，曰：「御妻，邑考之言是也。猿猴乃山中之物，終是野性，況無刀豈能行刺？」隨赦邑考。邑考謝恩。

妲己曰：「既赦邑考無罪，你再將瑤琴撫弄一奇詞異調，琴內果有忠良之心，便罷，若無傾葵之語，決不赦饒。」

紂王曰：「御妻之言甚善。」

邑考聽妲己之奏，暗想：「這一番諒不能脫其圈套。就將此殘軀以為直諫，就死萬刃之下，留之史冊，見我姬姓累世不失忠良。」

邑考領旨坐地，就於膝上撫琴一曲，詞曰：「明君作兮布德行仁，未聞忍心兮重斂煩刑。炮烙熾兮筋骨粉，蠶盆慘兮肺腑驚，萬姓精血竟入酒海，四方膏盡懸肉林。機杼抽空兮，鹿臺才滿，犁鋤折兮鉅橋粟盈。我願明君兮，去讒逐淫；振刷綱紀兮天下太平！」

邑考撫罷，紂王不明其音。妲己妖魅，聽得琴中之音有謗毀君上之言。妲己以手指邑考罵曰：「大膽匹夫！敢於琴中暗寓謗毀之言，辱君罵主，情殊可恨！真是刁惡之徒，罪不容誅！」

紂王問妲己曰：「琴中謗毀，朕尚不明。」妲己將琴中之意，細說一番。紂王大怒，喝左右來拿。

邑考奏曰：「臣還有結句一段，試撫於陛下聽完。詞曰：願王遠色兮再正綱常，天下太平兮速廢娘娘。妖氣滅兮諸侯悅服，卻淫邪兮社稷寧康。陷邑考兮不怕萬死，絕妲己兮史氏傳揚！」

邑考作歌已畢，回首將琴隔侍席打來，只打得盤碟紛飛。妲己將身一閃，跌倒在地。

紂王大怒曰：「好匹夫！猿猴行刺，被你巧言說過；你將琴擊皇后，分明弑逆，罪不容誅！」喝左右侍駕曰：「將邑考拿下摘星樓，送入蠶盆！」

妲己奏曰：「陛下且將邑考拿下樓去，妾身自有處治。」

紂王聽妲己之言，把邑考拿下樓。妲己命左右取釘四根，將邑考手足釘了，用刀碎剝。可憐一身拿下，釘了手足。

邑考大叫，罵不絕口：「賤人！你將成湯錦繡江山化為烏有。我死不足惜，忠名常在，孝節永存。賤人！我生不能啖汝之肉，死後定為厲鬼食汝之魂！」

不一時，邑考被剝成肉醬。紂王命付於蠶盆，喂了蛇蝎。

妲己曰：「不可。妾常聞姬昌號為聖人，說他能明禍福，善識陰陽。妾聞聖人不食子肉，今將邑考之肉著廚役用作料，做成肉餅，賜與姬昌。若昌竟食此肉，乃是妄誕虛名，禍福陰陽，俱是謬說。竟可赦宥，以表皇上不殺之仁；如果不食，當速斬姬昌，恐遺後患。」

紂王曰：「御妻之言正合朕意。速命廚役，將邑考肉作餅，差官送往姜里，賜與姬昌。」